寶顏堂訂正脉望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二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郁嘉慶伯承　校

楞嚴經云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又云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此即召命受命之理葢生人之大端若此

潘右云一性之動是爲太易言性移易而不定也或爲人或爲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

八識之中有法識神主人之意意行即行意止即上名妙觀察智平等性智主傳送識大圓鏡智主含藏識皆聽意神以主之意去即去意來即來下工之初全仗此神以鍊丹採取故又名為妙觀意之所之氣為之奔走非敢後也蓋志氣之帥聽其役使一眞聚則眾眞皆聚

少林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曹溪偈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

皆由　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竊云靈臺為花

華蕊　葉一旦撇開十方朗徹成果証真悟因

是訣又云大悟若千遍小悟不知數切外君見

家聖域乃優入

曇陽子云莫待季齡八八元精散盡難收黃石

公素書云悲莫悲於精散註云神之潛於無也

則無生無死無前無後無陽無陰無動無靜其

舍於形也則為名為哲為智為識曰精誠曰精

力曰精强曰精明曰精專曰精虔曰精光曰精實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用之則散而不聚散之不已豈能久乎故曰寡欲爲要莊子云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于清風曰未至眞空陽神難出丘長春曰未至眞空陰神也難出蓋古僊之脫胎神化由於虛靜之極無我之至也今人夢中其神無所不至者不格於形也醒則滯於此而不能遠去者形

格之也故惟真空無我然後能脫胎神化

又請天師與司馬承禎寢窺見其額上有日如錢大光耀人席逼而聽之腦中有小兒誦經音玲玲如金石晁文元自記嘗聞靈響凝然聽之心息俱住神氣融暢杳不可說目有一點圓光如小錢許或青或黄或白二公之事相類一屬它見一屬自見其玄機則一也圓通大士贊有側耳聳聲揚目見月屈膝支頤人空境絕之句

皆可為修行師印

鬼神有性無命艸木有命無性禽獸性少命多

惟人能全之性者屬知覺命者屬形質

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蛇於巳日不出道鶯於春時自出谷最貴為人者何不順時養元陽而收真炁耶眞炁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在腎元炁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修眞之士不見功者以旺時不收損時

不補散時不聚合時不取不知交合之時又無採取之法安得比天地長久日月堅固哉詳見靈寶畢法西山會眞記

龜能息氣鶴能養神鹿能固精三者世間之壽物也人爲最靈當兼而有之可以人而不如物乎

北方正炁號河車車謂運載物於陸地往來無窮而曰河車者取意於人身萬陰之中有一點

元陽上升薰蒸胞絡自腎傳肝自肝傳心自心傳肺自肺傳腎爲小河車也肘後飛金晶自尾閭起下關至中關中關上關自上田至中田中田至下田爲大河車也純陰下降眞水自來純陽上升眞火自起一升一沉相見於十二樓前顆顆還丹而出金光萬道爲紫河車也故車行於河如氣在血絡之中然中暗藏眞水如車載物所謂河車者詳矣

肝本心之母腎之子傳道腎氣以至於心肺本心之妻腎之母傳道心液以至於腎氣液升降如天地之陰陽肝肺傳道若日月之往復故曰氣傳子母液行夫婦

腎氣投心氣氣極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配合眞一之水名曰龍虎交媾日得黍米之大名曰金丹大藥保送黃庭之中黃庭者脾胃之下膀胱之上心之北腎之南肝之西肺之東上清下

濁外應四色暈荅二升路通八水所得之藥晝夜在其中若採藥而不進火藥必耗散而不能任若進火而不行採藥陰中陽亦不能住止於舉發腎氣壯煖下元而已若採藥有時進火有數必先於鉛中作汞借氣進火使大藥堅固永鎮下田名曰採補之法

心之見於內為脈見於外為色以舌為門戶受腎之制伏而驅用於肺得肝則盛見脾則減腎

之見於內爲骨見於外爲髮以兩耳爲門戶受
脾之制伏而駈用於心得肺則盛見肝則減肝
之見於內爲筋見於外爲爪以眼目爲門戶受
肺之制伏而駈用於脾見腎則盛見心則減肺
之見於內爲膚見於外爲毛以鼻穴爲門戶受
心之制伏而駈用於肝見脾則盛見腎則減脾
之見於內爲藏均養心腎肝肺見於外爲肉以
唇口爲門戶呼吸定往來受肝之制伏而駈用

於腎得心則盛見肺則衰人之五行相生相尅而爲夫婦子母傳氣衰旺見於此矣

人之初生腎爲始脾次之脾又生肝肝方生肺肺肝爲傳導之門戶且腎爲水也水中有火升之爲氣乘氣上升朝之於心心中生液負陰而下以歸於腎蓋無肝肺爲之傳道安得交媾而成龍虎耶古人鍊丹不成大患金木間隔今若使肝能傳腎氣以朝於心肺能傳心液以至於

腎府候不差黃芽乃生故採取須用甲庚沐浴必以卯酉也

肝主魂應於目神之存也肺主魄應於鼻氣之謂也

輔談云修養家存神於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隨之而往也旁門所謂手按尾閭吸氣咽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況於是耶

左傳云人受中以立命書云上帝降衷於下民即道家黃庭也黃者土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天

一生水在人爲精藏之於腎腎有左右中夾黃庭經云左爲少陽右太陽後有密戶前生門腎既爲生死門戶則涵養之功必自黃庭始腎中藏精精中生氣交合於心心液相交鍊於黃庭倘知交合不差則精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道生生之理不失天地之中

人之一體所以死壞者有三十九處以受鬼氣形有間孔血有滯洪死氣日進邪氣引入精神

不通津液沉滯故生神章大洞經有混合百神之道

人有八漏目之淚肝漏鼻之涕肺漏口之唾腎漏外汗心漏夜盜汗小腸漏寢而涎腦漏夢與鬼交神漏媱慾者身漏是皆五陰六入十二根塵之所交接

嚴君平云虛心以原道悳靜意以期神明緑衆生之心未合於道先授之以齋法使其因齋而

息心息心而入道後世熾以人事涉以形器齋法何其謬耶祭酒道士但成一尸視矣

人未生時謂之不覩光明處冥冥之中無所作用雖無煩惱怵繫經千百刼但成游魂苦爽何益於事莊子悲在冶之金蓋惜其為人之後空與艸木同腐不若不生之為安也有人於此不貴其生認四大為逆旅形骸枯悴只說苦空坐待至死豈人之情也哉

修行之士必先拘魂而制魄魂乃汞之屬魄乃鉛之黨汞性易飛人纔死則魂先去度人經云高上清靈爽悲歌朗太空蓋傷人之死也

人未受生芒芴之間是爲太易變而有氣是爲太初氣變而成形是爲太始陰上承陽氣隨胎化是爲太素靈光入體與母分形十月完足是爲太極

晨者雞鳴之時也洞玄經云舉身詣晨白日飛

天中爲白日鷄初鳴爲登晨是以存太一混合多用此時乃生氣時也黃庭經云羽服一整八風驅控駕三素乘晨霞

太虛聚而有炁炁聚則爲精炁聚精結包之於土兆生之理啟矣經云男女搆精包胎始榮乘其宿命然後生人故曰包命當其元炁初包狀如垂囊附脾作種脾爲眞土物所憑生中黃太一爲人巳命其炁流演不窮故云元一黃演之

炁上文曰靈光曰宿命曰靈爽皆指受命之命而言

五臟六腑百關百脉金津玉液日月光華皆本於腎故黃庭經云至諸六腑九液源是也莊子云眞人之息以踵踵者命門也其氣息於命門如子在胎不飲不食綿綿長存所謂胎息也氣本生於腎若息於它處必無是理或云踵者相繼之義是人之所以繼續不絕處故云生生之謂易又云種民天種與踵之義同以繼續名之

爲踵以根本名之爲種
金關玉鎖訣云白牛去時如何擒捉曰緊叩玄
關牢鎖四門急用偃人釣魚之法又用三島手
印揞黃河逆流掩上金關納合玉鎖白牛自然
不走一名金關玉鎖定二名三島廻生換死定
三名九曲黃河逆流定若定了寶時休教滯了
腰脚昏了眼目此是定三寶法若收定三寶搬
運歸寄何處先用蘆芽穿膝法烹氣衝寶爐二

丹之法
骨直至湧泉補于二足然後行七
若不用此功便行肘後飛金晶而望長生顱上
不顧下如小兒建塔下不堅牢也卞和刖足亦
是不行穿膝之喻又鋼鎔歌云上至頂門泥丸
宮下至脚板湧泉穴九竅八門都補合休教一
點有漏泄又青霞祕文云湧泉穴發水火二氣
入尾閭合兩腎一龜一蛇互相橐籥觀此二說
則蘆芽穿膝之工誠不可缺也息踵之論可執

一偏耶

雀巢灌頂如羣雀之噪也蘆芽穿膝如根荄之貫也物外清音云偶然奇耳邊鍾聲唧唧泥丸宮如鳥爲棲百樣聲音亂噪不住啼囀如茂林晚鵲同起非常面上八前乎青霞秘文云左足太陽右足太陰兩足底爲湧泉穴發水火二氣自雙足入尾閭上合兩腎左爲腎堂右爲精府一龜一蛇互相纏纂非穿膝之說乎

上一赤子中一元皇下一元王此三一神也元王郎命門神也

魄成於地乃陰也喜於死大洞之法有制魄之

方不使散亂人之夢中與人爭戰者乃尸鬼也尸鬼即魄也魄以肺為家而又主炁其色白遊魄若洩則必鍊其炁使生華也黃庭經云急存白元和六炁神僊久視無災害

金木水火之炁非土不成心肝肺腎之元非脾不養九天之炁初降為胞名元一黃演之炁是中黃太一以為巳命也至於五月五臟乃分又名中靈之炁是五炁居中以結命元也則知生

人之成始成終者其惟土與丹法象之
道人要訣不過養炁夫人汨沒於名利往往消
耗其氣學道者別無它事惟至清至靜頤養神
氣而已心液下降腎氣上騰至於脾元氣氤氳則
丹自聚矣若肝與肺但往來之徑路習靜無念
絕想神自靈丹自結

叩齒之法左為天鍾右為天磬中為天鼓若去
却不祥則鳴鍾伐鬼靈也制伏邪惡則鳴磬集

百神也存思集神念道至眞則鳴鼓朝眞聖也
要閉口緩頰使聲虛而響應深也
古之人以修誦而得僊如魏紫虛李順與司馬
子微之類多矣今學經之士縱未絕緣離世苟
能金石其志背塵合眞至心受誦久久不已必
階僊品無疑也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
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此爲古今未發之妙妹

不知本出於千金方云半酔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息心自冥目此睡訣也

三寶者天寶靈寶神寶分爲玄元始三氣降於人爲三田曰精曰炁曰神此内三寶也教有道經師寳道寳太上三尊也經寳三洞四輔眞經也師寳十方得道衆聖又經籍度三師此外三寳也内秘眞藏經云貪性寂滅塵累無染戒行不虧是爲法寳嗔性不起不憤外塵定無生轉

是名師寶痴性無取無惱無患慧通無礙是爲道寶此非內非外非聲非色一眞澄湛善莫大焉

內觀經云一月爲胞精血凝也二月爲胎形兆胚也三月陽神爲三魂動以生也四月陰神爲七魄靜鎭形也五月五形分五臟以安神也六月六律定六府用滋靈也七月七星開七竅通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降眞靈也九月宮室羅

布以定精也

天寶君玉淸天尊也本玄一之氣凝結其色青靈寶君上淸天尊也自一生二爲元一之氣其色白神寶君太淸天尊也由二生三爲始一之氣其色黃

三炁既足而生九炁九炁散爲萬炁以植生物之根莊云知北遊于玄水之上及于白水之南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乃太易太初太始之序也

人有死生性無死生出死生之外者其惟見性

平常人結習未除爲業所牽留滯幽陰或相報
對業報既盡善性不滅還生人道者必當濯形
太陽然後投胎蓋日之上館亦名洞陽宮流火
之池中有黃華眞水彼間眞人以此水灌濯其
身長生簡誥文云黃華蕩形此之謂與自得爲
人經多少節次驚天駭地豈可自輕鍊養元神
返本還淳與三炁九炁胎合有骨肉同飛上登
三清之理而不自勉至於死壞悲哉造道之功

至於悟性須當培養命基爲本若不能尊悉貴形保命愛神坐至衰老乘枯鉛耗命基既削眞性亦昏此時欲修所謂渴而鑿井不亦晚乎

峨山一老僧云頭爲無影山目爲雙林樹鼻中動靜爲三昧火耳爲阿耨池乃觀音救苦處咽爲趙州狗子鼻又爲共命鳥爲眞土心爲優曇華舌爲紅蓮樹藥之未生三昧火守之藥之既生三昧火采之呼接天根吸接地根故爲三昧

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寂惺惺惺惺寂寂本覺

昭然精氣自固藥物自生生而采采而生日積

月累腹中有寶則優曇自開白毫自見白毫優

曇相爲表裡

禪定不動處混沌未鑿時

東坡曰徐徐而爲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患志

之不堅行之不力耳其說在北山愚公之平山

補陀大士之遇磨鐵人也大慧云念念不間斷莫管得不得

甞讀大洞眞經檀熾鈞音僊梵歷耳及生神章瓊房玅韻之語心竊異之及考古證今內徵外訪無不符合聞重聞修以入正定定久則心華自開十方圓明之境庶幾矣轉識爲智道周如是也孰謂教外無無別傳也哉

楞嚴旨義奧衍宏深大約謂人之覺體妄有四大遂成六根六根之中各具四陰共成五蘊乃生滅根本若能選擇圓通一門深入以至六根

互用則五蘊盡而覺體復六解一亦亡矣故心

經云照見五蘊空能度一切苦

契云含元虛危左腎屬危右腎屬虛間以穴言播精於子以時言

註云虛危亥子之間陰極陽生之時子者一陽動處過此則子母分胎妙在尾箕斗牛女豈知虛危同是子位豈可分為先後二時若亥末子初則當云危室非虛危也識者詳之

夫道之全體具於人之一心聖不加多愚不加

少聖人以其心役眼耳鼻舌身意衆人以眼耳鼻舌身意役其心是以有聖愚之别耳學聖人者固宜從事於一心矣然六根者此心出入之門戸也心本無形因境而有苟不制六根欲安其心未可得也所謂繫心一緣面壁三月皆此法也且六根之爲患唯眼爲劇程子四箴致動於視曰心兮本虚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然則操存之法固以視爲極則矣嘗試思之

衆人之情開眼則從想合眼則從夢隨逐妄境竟不知孰爲主人魂不附魄魄不附魂流浪生死海中百刼千生無有出期此無它放心未收故也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放心而不知求哀哉禪家建火塲煉魔却睡其法專用力於眼視或三日或七日不睡不坐暫立輙行更递狂御互相規察使眼視常平睜睛不瞥益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人之有心不昏昧則放肆

曾無中立之時放肆則視流昏昧則視慣惟不昏不散寂寂惺惺乃爲合道故必嚴峻規條雖撻之流血不敢怨怒至於眞積力久則昏散二病湛然自除茲則了然頓悟豁然貫通之時矣然此不可有正助期限盖悟道有遲速係乎人之宿根有一宿而覺者有三日者有七日者有三月者三月不達則以期年期年不悟則以畢命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禪家建火塲之

意收放心之要法也今吾輩豈能不睡日夜之間忘機寂照理自玄會張眞人偈云心如朗月連天淨性似寒潭止水同十二時中常覺照休教昧了主人翁西嶽有一道人住山二十季夜夢神人告曰你差了今後你只想青天明鏡道人如其言三季冲舉觀此則知收放心之法矣

煉魔法雖善然束心太急亦為魔攝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性在人為甚眞卽本覺

也卽道體也卽未發之中得一之一也及感物
而動所謂本覺者不守自性從眞起妄背覺合
塵矣違眞背覺然後有心意情識之名眞則不
貳違眞則貳貳以二參以三同歸於妄而已不
覺故也惟其不覺是以妄認軀殼爲我而不知
本覺之爲眞我妄認六塵爲心而不知本覺之
爲眞心世之講學者又皆以識神爲覺而實非
本覺也以見解爲悟而實非眞悟也此無它性

心意情識等義未及犁然是以覺路不開先惑爲病

寂然不動之中即道之體也即仁也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虛靈不昧之本體也本然固有之知也無極之眞也此聖凡賢不肖智愚之所同具者也惟聖人一向圓全安住未甞少遷雖至動之時一向圓全安住曾不少遷所謂主靜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死生之說夫

其所謂游魂乃其寂然不動之體物交物則引之內外皆喧失其固有矣賢者覺之則為不遠復凡夫昧之遂為游魂日遠一日月遠一月無復返原之期顛倒于夢想之間而游魂始為變矣至此則愚益愚流蕩生死海中不能自有眞命隨物遷化莫知底止故惟聖人能制命聖人能不死愚者反是

陶靖節歸去來辭有曰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

之可追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其曰悟曰知曰識曰覺四字極爲分曉此淵明所以爲聞道也後人不達乃改識爲實淵明之意荒矣知止而後有定此知字卽是靈知卽是本覺卽是悟卽是止至善旣止至善則定性矣定性則不遷矣不遷則靜而安如止水物來則現物去無迹前乎千萬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視諸掌矣故曰能慮能慮則得道矣故曰能

得知是至善初地得是至善極功首尾只是一
知字堯舜執中此知也孔門一貫此知也
夫人之所以欲壽其身者豈非以身爲我有乎
然以身爲我之所有則可謂身爲我則末也夫
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塊然器也而非性也視聽
言動雖出於性然亦非性之體也蓋交於物之
用也此皆與器同盡者也性也者靈明獨照與
天長存不以少而盛不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

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此此則眞我也而人多執身爲我於是得失变乎前憂喜膠乎中汩於其情窒於其身而所謂眞我者茫乎不知爲何物豈不大可悲哉

二氏之學以養氣爲主誠能內視返聽此氣自充精神自固僊丹在人腹中即此氣是也故曰氣不耗散再無別訣老子曰君子爲腹不爲目丹書云黃帝內視三月而道成即此法也

經世書云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發於目主身處此物先天地生沒身處此物先天地沒水火木金土之五行攢簇於此肝心脾肺腎之五者鍾靈於此唾涕精津氣血液之七物結秀於此

內指通玄秘訣云含光便是長生藥變骨成金上品僊又云撮聚雙精在眼前燒成便可點金僊金華詩云雙童常守洞門立三島眞人長遑還金笥寶籙云性之初見如星大圓佗佗光爍

爍修丹之士纔見此物分明便是元氣產矣故滄海洞源之間或如一顆或如一鈎從下而上漸升漸長此是先天眞一凝而顯象非幻妄也三日月出庚曲江上月華瑩靜冇箇烏飛皆此旨耳涵陽子云是一上坏水火煅煉方能成磚水火交似冷如氷從泥丸而降丹出不出月餘神水將畢雲時現由水中之金紫色光明大如米粒結在明堂千変萬化閉眼不見開眼觀之

在泥丸或走或飛或上或下只在內而不在外工夫到此不可言談亦不可昏睡堅心上下照顧此第七轉工夫也

圓覺經晏坐靜室安處徒象維摩經空其室內除諸所有皆謂屏滌雜念虛其心也

性命宗旨譚者多未瑩盡觀六祖語可知崖略其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此性宗事也又曰吾君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此命宗事也

人之竅也魂自雷門出入爲夢雷門者耳也

或問觀世音何以示女相曰歸元無二方便有多門成佛證果依因悟入凡二十有五門六根也六塵也六識也七大也諸門之中惟觀世音依耳根而悟入黄庭經嬌女窈窕翳霄暉註云嬌女耳神名故觀世音現美女之相六塵惟聲度垣不能爲礙故觀世音之慈力無剎不到也

楞嚴經以情爲外分想爲内分蓋心動于内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故爲内意緣於外曰想人之陽氣有冀者也故爲外情積不休能生愛水諸愛雖别流結實同潤濕不升自然從墜想積不休能生勝氣諸想雖别輕舉實同飛動不沉自然超越純想即飛能生天上情少想多輕舉非遠情想均等不飛不墜即生人間情多想少流入横生七情三想沉下水輪九情一想下

洞水輪純情即沉入無間獄欲界衆生未後着
盡於此矣修修行人絕諸情想直超三界
修行人行如風立如松坐如鍾臥如弓
劉元城四十七時謫嶺表已絕欲故七年間未
嘗有疾年幾八十堅悍不衰嘗語人日安世絕
欲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劇談雖夜
不寐翌朝精神如故每日行千步宴坐調息復
起觀書未嘗晝寢終身未嘗草書家廟祭享跪

拜七十有二未嘗廢闕一皆本之以誠心嘗前
知至誠如神聖言豈欺吾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性不可不復聖賢應世
惟欲教人復性而已性復則天地世界如觀掌
中物耳人身戴天履地曾不知天之高地之厚
憒然百年如夜投逆旅未明別去非惟不識主
人抑亦不識方隅物色也豈非虛度乎於乎天
地世界可謂廣大而吾人之性又包乎天地世

界之外此聖人所以教人復性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言鄒陽曰天下之爲九州者有九九今中國之九州乃八十一分之一耳楞嚴經云阿羅漢見閻浮提如觀掌中果諸菩薩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窮盡微塵清淨國土無所不矚衆生洞視不過方寸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

枉於目前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人之性不亦大
哉噫人之自小者可哀也已
始元玄三炁帝雌雄三一上中下三關首心腎
三統邵子皆一理也一事也一物也
司晨之鷄必以童若壞其天氣豈能有常哉吁
人可知矣
龜筴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
之陳居也宋李文靖云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

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自足耳蓋任懷空成則必至於壞理勢然也何以全為

道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語言則福全亢倉子之語也

孟子戒助長莊周懲益生

李翺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王弼性其情久行其正李雜乎禪王協於易

晁文元云置心空中不令着一物白沙子云善
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庶運用得轉耳
程彥賓攻逆寧成左右以二美女進手自封鎖
一室及旦歸其父母皆泣謝願太尉早建旄節
答曰但死時無病便是好也後官至觀察九十
一無病而終尹師魯是是非非議論無避不苟
止不苟隨臨終以書別范文正馳至已沐浴坐
逝矣哭之慟乃張目曰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

乎復揾而逝由二公觀之死生之際顧平日存心積行如何自然如願也

四大之身饑瘡爲患隨順給養不生貪着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别惟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

寶顔堂訂正脉望卷之二終

寳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三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沈孚先白生　校

豐稷尚書言少時親雩竇每以惜福教人云人無壽夭祿盡乃死元厚之死而復生自言初到冥司主者曰君祿未盡與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自此每事减省奉養皆不敢過後果高位然

則人有薄福可不自惜乎

西僧覺稱入中國楊文公禮之旣而譯云我國土不食肉此處屠宰懸市甚不忍觀暫到五臺禮文殊卽歸矣張閣見黃山谷蕨芽新長小兒拳之詩慼然不樂指爲忍人葢閣爲河內推官而通判葛繁惟素食誦經遂亦斷肉故也使人皆若覺公張公於一動物常存不忍安有以惡爲能而作殘忍之事乎

李林甫微時遇道士曰君已列名僊籍與時擅權不得妄有陰賊既貴忘之復夢道士責曰君胡不憶吾言乎命吏引入一處府署嚴飭喜曰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鱗介所居其間苦事最爲慘毒駭然汗下而寤許文規冥攝以曾活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望見守衛甚嚴問吏曰此都獄也凡世常行陰賊之人死後治罪於此所謂地獄水族非陰界與黃宗旦知蘇州王質

爲通判獲盜鑄百人喜曰此皆予以術陰鉤得之質愀然曰事發無從以術置之死地尚爲喜乎宗旦不覺身去坐榻謝曰微公言吾幾失矣

鄭夷甫聞術士推其無壽慼慼不堪後授楞嚴經有悟曰死生之理我知之矣釋然放懷調封州判官預知逝期屹然立化沈存中筆談

朱炎學禪久之於楞嚴有悟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既死此心何在江云此此身未死此身何在遂以偈荅曰

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
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江可之後竟立化東坡
集觀此二公楞嚴經真入佛之門也
圭堂云阿難本非特犯摩登亦非婬妓也世尊
語阿難汝初發心見何勝相荅曰見如來三十
二相勝妙殊絕洞如琉璃自思欲氣粗濁濃血
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故首托摩
登以發明之密意正在此所謂不假凡氣自有

聖胎之大用也

大慧云自念此身尚存睡時已無主宰況四大分散衆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師曰待汝妄想絕時自到寤寐恒一處後忽然悟方知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龐居仕云心王總是依眞智一切有無俱遣棄身隨世流身不流夜來眼睡心不睡天堂地獄總無情任運隨空到此地昔舍利佛於夢中說六波羅密而與覺

時不別仰山夢升彌勒宮而曰摩訶衍法四
句絶百非此皆寤寐恒一至於恒一則心如一
道聽空焉法華經云夢中見故事
三立限期本佛語也果爾用力則藥山云牛皮
也須穿透何况本來具此圓明默心寧不親證
之理尚無所直見不能全體湧現吾不信也所
謂歲歲說工夫此人了不足道也
道德經云觀其玅觀其徼陰符經云觀天之道

易經曰觀有孚顒若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觀之一字儒釋所同下手用功第一切要毋日南辰北斗氣息歸根念念還元先天有據則造化之運周於身中而眞種已得諸書云初基有作即是根源正指此也

老子云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所謂民者指精氣而言也

天眞皇人云神猶君也民猶氣血也民難養而

易散氣難保而易失

老子云谷神不死即虛靈不昧也谷者人身空處神其靈也不死者常存也有此則爲萬化本原門乃一闔一闢之名玄牝無可名狀但闔闢始有動處故即以爲門爲天地根化化生生其出無窮也人但默會於此守而行之悠悠綿綿多內少出所謂眞人之息以踵則觀天法天之道盡而造化在吾身中矣

老子有欲觀徼即癸生急採之意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物指精氣其次即爲耳能孩其耳目使如嬰童則修真之事畢矣故曰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劉經臣僉判辭韶山山囑曰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且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否則有失心之患後紊智海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

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遠轉疎一夕舉香至問波羅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之語劉不能荅退就寢五鼓覺來方追憶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山嚼姑抑之逕明証於海海曰更須用得始得劉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麽事卻說踐履劉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見五燈會元

趙清獻公字閱道年四十擯去聲

色係心宗教親近佛慧禪師未甞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取從前自家底慧聞而笑曰趙閱道撞彩耳古之君子其悟門類如此

趙琪字元德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僊思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僊數授以其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爲不死思之久一日見其至喜

而固留之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且暮趙親候之見有光昱然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見輟耕錄第十四祖龍樹尊者嘗至南印度爲衆說法遂於坐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大衆唯聞法音不覩師相有迦那提婆謂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尊者復居本坐見五燈會元至人純

陽形神俱玅有如此觀前二段見入道之門觀此二段見成道之玅

精生有時時至神知百刻之中切忌昏迷遇生則採之畢即靜養之若靜中昏沉是坐則行是臥則坐昏退依舊靜所謂四威儀皆可行道也

浩氣者剛大之氣正氣也塞天塞地而其體充故不偏不餒夜氣者淸明之氣元氣也生天生地而其機微故或隱或見

神者丹也故曰本來眞性是金丹四假爲鑪煉

作圓〇元神者眞火也昭昭靈靈萬古不滅
根從何生惟識根然後能歸根命從何始惟知
命然後能復命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眞
白玉蟾云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謂歸
根復命心凝曰神神靜曰性艸木從根而發人之根在神
明之舍
白玉蟾曰神則火也氣則藥也以火煉藥而成
丹即以神御氣而成道也今夫蠮螉之虫孕螟

蛉之子以混其氣者藥也以和其神者火也若龜之相顧神交也神交而氣未始不交火中有藥也鶴之相唳氣交也氣交而神未始不交藥中有火也至於不根而生芝菌不母而生蝤蠐陰陽相搏燥濕相育亦有神火氣藥爲之根與母焉以成其變化之用而遂其生息之機矣

生我之形者父母也而構精化生之際自有一點元神存乎其間者天地生生之自然也易以

乾坤稱父母者蓋謂是耳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如曾參之啟手啟足孝子事親如事天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如堯舜之神氣歸天仁人事天如事親也

身譬宅也神譬身也蓋成元神炯然不昧離身長往歸還於天如世人舍宅他適故曰拔宅飛昇

耳目之竅吾身之門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堂也

神明之舍吾身之室也
玄牝之門譬無子也為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
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既芽生意不息
知識不用歸乎其天是一心一天者本體也稍
屬之知且識焉即非本體即非天也七返者返
此本體也九還者還此本體也復命者復此本
體也歸根者歸此本體也得此本體而一眞不
妄謂之眞人得此本體而神化不滯謂之神僊

以本體而變化無方者神丹也以本體而曠劫不壞者金丹也

凡物實而有者則不能鳴鐘鼓之聲達於遠邇者以其中虛而無也老子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古人有言曰守眞一於天谷氣入玄元則達本來天眞又曰能守眞一則息不往來又曰能守眞一則眞炁自凝陽神自聚

衆生者自心之衆生謂本無之妄心也佛者自心之佛謂本來之眞心也故妄復無妄衆生即佛一念迷眞佛即衆生書云惟狂克念作聖

中庸云戒愼恐懼夫心之體本寂然也敬則不失其寂然之體而心存矣心焉旣存自無怠肆荒寧之失謂非戒愼恐懼而何此不覩不聞之眞實工夫也若於不覩不聞之際先慮其怠肆荒寧而必於戒愼恐懼焉是有所戒愼有所

恐懼不得其正而心已失其寂然之體矣非中庸立言之意也

大學謂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致矣老子謂虛無者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釋氏謂寂滅者滅此聲色臭味而性且寂矣心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意有所着爲物故正心誠意工夫全在格物上知即性也乃心之本體

兩腎之間空懸一穴名曰玄關上下之限也老

子之守中莊周之緣督文王之艮其背周公之艮限薰心孔子之退藏于密所謂守一守眞守黑守雌皆指此處而言（腔中之後名曰窩戶又名土釜又名金胎神室又名金水鄉也限爲命根又云限前臍後）文王之不識不知者本體也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者本體也（禪書云有所知者有所不知無所知者無所不知）清菴云性是一身之主以身爲客今借此身養此性故讓身爲主丹書云饒他爲主我爲賓此

之謂也

洗心而退藏之者心隱於性也心而曰洗則無

心矣

白玉蟾云梧桐秋風升也蕉花春雨降也青山

暮雲浮也碧潭秋月沉也不過形容升降浮沉

之景象耳

督爾心華發現毘門豁開即開毘盧之門入寶

珠之戶廣博含虛空平正無欹倚皆是一悟景

象若不到此不可言修行黄庭經云心部之宫
蓮含華玉溪子曰露珠滴綴蓮花下古僊皆以

蓮花喻心體

人以形爲舍心爲主心爲君父炁爲臣子身爲
家國心炁一注無炁不從在五行爲火南方盛
陽之精宿應熒惑神受朱雀狀垂三葉色若朱
蓮神明依泊變化莫測制之則止放之則狂○
要知刼外事優曇向日開

白玉蟾云虛室生白謂之白雪心地開花謂之黃芽

人身三萬六千神所主者惟絳霄宮眞人亦名肉團神即心王也心王乃一身之君萬神爲之聽命焉釋氏謂之紇利陀耶佛又名優曇華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凡人之終心繫斷乃絕

凡言修行工夫不過是初機入門事既入門須求禪定定力既成自然有悟所謂慧也心華發

現漸至六通刼外有安身處矣若年年歲歲只
說工夫何時方得超脫耶此乃修行首戒
攝心住一名爲安定灰心忘一名爲滅定悟心
眞一名爲泰定
金剛經之降伏其心道德經之虚其心周易之
洗心其道一也
莊子養生主云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譬若云指窮於油光傳也不知其盡也指窮於

生知傳也不知其盡也指卽指月之指薪有形故易窮譬之生也有涯火無形故無盡譬之知也無涯

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寂爾少時間無思心正任此心任之時便是本體若佛心則湛然常住矣以暫任之心習令漸上便是工夫

一念不起爲寂念起卽覺爲照寂照雙忘爲定心華發明爲慧此圓通法門乃直超三界最上

一乘之功用也

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提携在足運奔徧現具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又云道性不即此凡是不離此是動靜語默是性之用非性之體

歸空口訣凡人大限到時四大分離何處安身立命先要平日工夫純熟臨時放下萬緣絲毫不掛一心内守若神離凡殼之時從泥丸宫太

極天門而出不可離了此宮若能離了即墜幽冥矣無真心無真相若絲毫念起見諸相者不可認之澄心定意堅守正念不得分毫有趨向無去無來湛然圓滿如香烟而起直至太空白雲深處撥不開吹不散一靈真性萬里如在目前此乃真空也行如掣電坐若太虛日月爲鄰諸星爲友火不能燒水不能溺任意縱横去來無碍獨露真空便是安身處也萬刼長存切不可

恩親念友但起一念即隨人間一入胞胎永刼難出愼哉此乃陰神指大限到前工夫未成者說所謂賢人之死曰復是也

大慧云臨命終時舊行熟路尚到不徹所謂始學如何了得臨終之際凡有習念盡爲勝境現前隨心所愛重處先受祗如今不作惡事當臨終時亦無惡境若怕臨終徬徨不自由即須如今自由始得一一境法都無愛染亦莫依住知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臨終是果圭堂云不知去處所

以徫征若知去處則不徫征矣此宗門命脉也

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形死神不滅身異性常存

金剛經三十二分乃梁昭明所敘非經本文當删如四果之上有須菩提極於如來之無所得應前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此一篇血脉也乃岐作莊嚴分甚謬詳經文有四復次似當以此爲章法

記夢詩云境中兩結僧伽襪執手授巾束華髮彷彿形容問姓名覺來只見牕前月〇靜中有動動中玄淵默雷聲色頂邊四大不收渾似醉那知身在四禪天

莊子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毋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毋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止止於耳者局於相也止於符者滯

於塵也虛者不着根塵也語云六十耳順此之謂與聲入心通之謂淺乎其言之也

文子云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神內意充盈既以得之必堅守之必長久之滿觀篇

開福賢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
清華秘文玉邦叔曰月照長江風浪息魚龍遁
跡水天平箇中誰唱真㦬子聲滿虛空萬籟清
張子問曰是誰唱是誰聽答以詩曰莫問誰莫
問誰一聲高了一聲低阿誰唱阿誰聽橫堅大
千說不盡先生有意度迷徒急撞靈臺安寶鏡
鏡明瑩徹萬緣空百萬絲條處處通斗轉星移
人定後覺來紅日正當中又陰盡圖論云張子

一日坐於虛室形忘氣化倏然兩耳風生蕭如秋蟬鳴隔岸之翠柳終如開九天之簫韶韻

玉皇經云鈞天妙樂大洞經云檀熾鈞音

天門常開[鼻也]地戶常閉[口也]入之至根[丹田]出之至蒂[神室]綿綿若存用之不既長能行之自然蟬蛻

煉念[不怕念起惟患覺遲覺速止速二者相宜]煉息[心息相依息調心歸息息歸根]

金丹之母煉睡[三尸之神以睡為魔強敵以鏡或行或坐]

謹閉我門靜掃我屋外事不入主人不出[旋聞歸念]

調息乃初機之功凡人心念依着事物已久一旦離境不能自立雖暫能離未久復散亂所以用心息相依法拴繫此心由麤入細纔得此心離境得至無天無地無人無我境界更有何息可調此法最截徑最容易最無病與守丹田守中黃等不同可依而行也觀釋之理與此同一方便法門

息之一字釋家謂之數息調息道家謂之踵息胎息儒家云瞬有存息有養息以喉者有死息以

臍者生息以踵者偃

以古人切要一二語時自味之以發吾圓轉之機庶不至於死定所謂熏修密養而徹之者也切要語者如黃蘗曰莫於心上著一物大慧曰常令方寸虛豁豁地可師曰泠泠自用了了常知清涼曰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眞覺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大慧曰分別不生虛明自照圭峰曰但以空寂為自己勿認

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

金丹工用如弈棋有上下格弈棋有先後着上不可置之於下先不可移之於後步步層層分分朗朗方是傳授者混沌朦朧終屬猜臆之言非實工也學者當自知之

各家丹經竅名雖多皆一貫而不可偏廢者靈臺者神舍也臍中凹者氣穴也腎中爐者精房也泥丸者移丹之所也中黃者合丹之地也大

中極者始而起火終而藏丹之處也顧人善用之耳

以照了智見五蘊皆空之後以總持力到一念不生之時智力相資久當自覺

事有前定之數人有前知之理凡已營所作所爲而夜夢紛然重重見之此因也識神所爲謂之夢凡未來隔年隔月隔日之事而夜夢先兆後來一一見驗此境也元神所爲謂之照學者

修行只保養此能照之本體久久徹天徹地光明遍照爲聖爲僊爲佛次之爲賢爲眞人爲菩薩所謂窮理盡性至命盡心知性知天格物致知至誠前知胥此也也豈奇怪恢偉之事耶今人如意之事則躍然而喜不如意之事則戚然而悲皆謂之日用不知

威音以前太極以前無始以前三教之言一也

所謂無極與先天是也

一聲來耳裏萬念離去聲心中始而蟬鳴終而蟬蛻

莊子聞和見曉超老氏之希夷神靜心明契釋宗之定慧

過猶不及世間萬法得中爲妙出世之法亦當如是予觀四禪天此是佛境界而在三界之中色界之內蓋色界旣能超六欲之有染又不入四空之不還得其中道乃是佛之行處也眼之上爲無色界光音天在四禪中

三靜關入道之權與四禪天入佛之境界
人之生也直孔子云質直而好義孟子云直養
而無害楞嚴經亦云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
正覺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云直心是菩
薩淨土
啟手足之際有餘則戀不足則憾苟不知道二
者必居一焉
釋氏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婬也意三貪嗔痴

也口四妄綺兩惡也故能謹守十戒不爲十惡
是謂實行雖不談禪說教吾必謂之善學佛矣
孔顏之四毋四勿皆禁止之詞久則自然併其
所禁止者而絕之矣
法性圓通無所不至教文中云須彌納芥子芥
子納須彌蓋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譬如含
識之靈流轉受生先爲鯤鵬非隨其形而增大
後爲蟭螟非隨其形而減小本性元一不變易

而分洪纖也所以華嚴之義有云一微塵中包涵法界以明一眞之性本無分限區別矣中庸所謂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正同此意

列子云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意謂對接世務止用形迹而已其心則泊然不動也世間之法當如此貫休寄侁師詩云舉世遭心使吾師獨使心萬緣冥目盡一句不言然舉世之人被心所役而侁師獨能制伏其心出世之法當如此

楞嚴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圓覺經云無邊虛空覺所顯發豢見空色皆不離覺性之中也又色空二法相對立名空相在覺性之中亦爲障礙故心經云空卽是色言但有空相空卽是色色卽爲障礙矣

圭峰云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

寄托注云此是一位受生自在也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我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注云此是二位變易自在也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惟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注云此是三位究竟自在也雖有中陰所向是由此小乘之事也即移居奪舍之流如圓澤此身雖異性長存是也易短爲長易麤爲妙此大乘之事也即得意生身之妙如達磨隻履翩翩西歸是

也圓覺大智百億應身此最上乘之用也即悲智交融隨聲赴感如觀音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是也脫去後事古今最難知者惟此三語足以盡之或謂脫去歸空一脉全滅者此斷性聲聞之陋則亢虛億繆以議佛道耳微細流注即含藏種子故楞嚴經云陀那微細識云云

金剛經四句偈者世尊度脫法界羣生之玄機也若復有人一念不生萬緣透脫堂堂顯露正

體炤然灔灔金波妙如滿月是爲證到第一句剝地一破觀空忽空起滅不停一截截斷孤逈卓絶千聖不攜是爲證到第二句六根互用二事雙融妙合一真心心出礙頂門具眼徹入重關是爲證到第三句天地以我爲先萬物以我爲始真空寂照大佛爲身出有入無圓通自在是爲妙入第四句乃曰離四句絶百非此大佛最上一乘之妙若向一句薦得是人親面本來

面目堪與初學為師又向二句洞微見人可破
祖師關捩堪與久參為師又向三句上參入壼
關鍵中生存則臨濟三玄雲門三句一時俱透
是入必能超乎造化器數死生之外又參四句
而參入之此來去自由者也境界無盡受用無
盡參用無盡佛法以第四句為主衆生以四節
順行而入之方證六佛境界後世黃龍三關石霜五去玄沙三紙
黃峰弟光十字圓悟舉一明三皆一脈
也以語句之句會之者相去萬里矣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尸居而龍見也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淵默而雷聲也修行之工孰能外此

先文肅公堂名見曉樓名聞和志所業也

達摩首傳如來正脉端居長綫塔於熊耳則徧性寂然皆爲研空之歸可也胡爲爾爾隻履復示以不斷滅何哉然則以一性全空言禪以死後陰寂言佛謂之謗大般若何者如來正脉以無相爲宗妙有爲用自宗言之則亘古亘今自

然無相自用言之則隨機普現妙應無方佛法
以大智文殊為佛之空宗以主性以大行普賢
為佛之妙用以主命體用交參空玄混合為一
佛道此如來密意也華嚴大經始終具明斯義
以東方表命以西方表性雖尋常教意猶以滿
月界於東日輪觀於西卯中以月酉中以日參
而互也法華特爲命宗設故世尊放光照東方
世界而它方不與焉此可以默會一經之旨矣

儒書云屏氣似不息佛書云反聞聞自性合而觀之爲吾日用

圓覺經云不起於座便入涅槃者葢言冥目冥心一剎那頃靜即安住聖境耳

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次章載營魄抱一諸解欠通唐玄宗云朕承聖訓覃思玄宗頃改道德經載字爲哉仍屬上句又質筆云功成名遂身退天哉之道恢置載字於下乃謄寫之

訛也又或人解老云道果成遂之時舊身棄如
糞土新成舊毀自然之理身且無用彼持盈揣
銳金玉富貴皆爲身謀也復何用哉退字乃蟬
蛻之蛻若曰待功成名遂而後身退是教人以
貪恐非老氏之本旨也
老子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夫腑臟肢體
百骸九竅名雖爲人而實隔礙不相通用之不
可並其倚以爲用者乃其中虛耳如耳目口鼻

是誰主之酸鹹苦澁是誰辨之手足運動是誰使之萬化出入是誰司之如傀儡之有提挈大海之有沃焦能識此則無用之用明矣當場提傀儡妙抽掣機人玄關者至妙之機關也

老子云有天下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天下始即無名天地之始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則身中有定處也益得其母即常無以觀妙知其子即常有以觀徼觀

徵之後又當守母子母元不離也從有入無子還其母

耳目口鼻七竅也七竅內觀為七返連下二竅

俱返為九還可補金火之論

莊子云真人之息以踵又曰嗜欲深者其天機

淺觀後篇壺子云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可見

機即息也

心印經注云心凝曰神神靜曰性三者本一分

於動靜妙用間耳

楞嚴注云心之與性乃體用互稱也心則從妙
起明圓融照了如鏡之光故曰圓妙明心性則
即明而妙凝然湛寂如鏡之體故曰寶明妙性
解心性二字極分曉
又楞嚴註云緣塵分別之性則破云有還緣塵
能見之性則示云不還如遍觀此會聖衆其目
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此即見精也第二月
也即能見之性不還者也又如汝於識中次第

標指此即緣塵分別者也第二月固非真月然因揑目而成其實一體非若水月之端有二相例見精明元無非妙精明心而此見元亦自妙心而出眾人含藏識極微細楞嚴目之爲識精始則五蘊皆空終則六根互用楞嚴之義盡此二句寒時結水成冰暖時釋冰成水眾生迷時結性成心悟時釋心成性故云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

寶顏堂訂正脈望卷之三終